

唐三體詩卷之一

錢塘高士奇潛人輯

實接

華清宮

杜常

至注柳巷史及唐詩家不說  
並無杜常姓名據徐公談同  
西清詩話常為宋人

焦氏石刻真偽不可知安  
互據以妄改元人相傳本

一別家山十六程曉來和月到華清  
曉風殘月入華清今從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  
焦氏所載三輔黃圖云長楊華清相去遼遠況秦漢舊  
楊作雨聲備巡幸長楊華清相去遼遠況秦漢舊  
宮至唐惟未央尚在長楊華清相去遼遠況秦漢舊  
託號也王建華清宮在長楊華清相去遼遠況秦漢舊  
此詩語意含蓄情景渾融耳

宮詞

王建

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玉芙蓉玉杯也按古人搢

何寄澎著

典範的遞承

中國古典詩文論叢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何寄澎 著

文史哲學集成

# 典範的遞承

——中國古典詩文論叢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典範的遞承：中國古典詩文論叢** / 何寄澎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 91

面；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457)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549-425-3 (平裝)

1. 中國文學 - 評論

820.7

91005097

## 文史哲學集成 ④57

### 典範的遞承：中國古典詩文論叢

著 者：何 寄 澎

出版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http://www.lapen.com.tw>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 正 雄

發行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刷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二四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2002)三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549-425-3

# 典範的遞承：中國古典詩文論叢 目次

|                                   |     |
|-----------------------------------|-----|
| 自序 .....                          | 一   |
| 悲秋——中國文學傳統中時空意識的一種典型 .....        | 一五  |
| 從美學風格典範之變易論元和詩歌的文學史意義 .....       | 二五  |
| 敘史與詠懷——臺靜農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書寫 .....        | 五三  |
| 論韓愈之「以詩爲文」——兼論韓文寫作策略之形成及影響 .....  | 八三  |
| 從山水遊記看柳宗元貶謫以後的心境變遷 .....          | 一二七 |
| 從「變」到「化」——談〈赤壁賦〉中「一」與「二」的問題 ..... | 一四七 |
| 風神、遊戲與傳奇——小論東坡的傳記文 .....          | 一五五 |
| 朱子的文論 .....                       | 一七五 |
| 從韓歐古文心法的角度論元好問的碑誌文 .....          | 一九九 |
| 對晚明小品的幾點反思 .....                  | 二二三 |



## 自序

本書所收論文都是我個十年對古典文學的一些觀想心得，嚴格說，是十年中前五年的研究成果。近五年來，我把研究的焦點移至臺灣當代散文，頗有所思所感，卻尙待蘊釀成文；古典的關懷因之暫時封鎖於心靈的一隅，不過，我清楚的知道，古典的嚮往，無時不在，歸返的路隨時可以啓程。

這十篇論文，看似缺乏嚴整系統，實則非無脈絡可尋：論韓、論柳、論蘇、論朱子、論元好問，基本上是唐宋古文相關課題的探討，而論晚明小品也仍屬此種探索的延伸思考，賡續了昔日《北宋的古文運動》（台北：幼獅文化公司，一九九二）《唐宋古文新探》（台北：大安出版社，一九九〇）的研究路徑；論悲秋、論元和詩歌、論靜農師的文學史書寫等，則緣於長年講授中國文學史的體會，企圖呈現文學大傳統中各個「小傳統」的面貌以及我個人對「文學史書寫」的看法。進一步言，前者除論柳之山水遊記及論蘇〈赤壁賦〉外，皆非個別作者或作品的「單一」探討，乃更牽涉形成文學「發展」「變遷」之各種因素的抉發，富

有「文學史意義」，故與後者實具本質上的相通相契——而此又非偶然——蓋長年以來，我個人最感興趣的課題恆常是那些影響文學發展變遷的「關鍵」——這其中包括了：作者心靈、思考的變化與自我定位；作品取徑的寬狹歧正與因襲創新；以及社會價值與時代風氣的規範導引、刺激生發。

事實上，這些關乎作者、作品、社會、時代的種種關鍵環節，當其跨越時空的阻隔，相互縮合、銜接、遞進、轉化，文學的傳統於焉形成，文學的典範從而樹立。從這個角度看，本書諸篇所論，清晰地呈現我個人的心情懷抱：畢竟，論韓以詩爲文、論蘇傳記文、論韓歐古文心法與元好問碑誌文、論晚明小品、論元和詩歌美學風格之變易、論悲秋等等，莫不汲探尋著古典文學兩大主軸——詩、文發展中各「傳統」的形塑，同時追索其間分別所具有的「典範」意義。本書所以題稱「典範的遞承」，無非緣此而來。

諸篇論見雖然自信不乏新意，宜有可觀，但十年中寥寥如此，則旁驚疏漫，無可諱言；愧怍之情，難以形容；就當作是自我的一次反省、一種惕勵吧！世紀流轉，前程尙遠，重新束裝就道，懃懃懇懇於博大深厚之古典傳統中繼續莊嚴的探索，乃是此生不悔的心志。

何寄澎 謹誌

二〇〇二年三月一日

# 悲 秋

## ——中國文學傳統中時空意識的一種典型——

### 一、前言

在中國綿延不絕的文學傳統裡，「悲秋」之作可謂無代無之，而且被此之間隱然自爲傳承、自成系統，故謂悲秋文學爲中國文學傳統中之一種重要類型，殆非過論。透過這些作品，我們可以了解中國人對時間、空間所懷具的一種特殊鮮明意識；也可以了解中國人在面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思考時所慣用的一特殊思維方式；更可以體認到傳統士大夫在現實世界裡幾乎無可避免，必然遭遇挫折的一種宿命性的感傷。如果說「抒情言志」是中國文學的一項重要特質，而「感傷」又是這項特質的一種重要基調，那麼「悲秋文學」就爲這項特質、這種基調做了最具體而深刻的見證。本文分別就悲秋原型之樹立、悲秋內涵之擴展、以及悲之轉化等三方面試加探討，藉以呈現「悲秋文學」形成與發展之樣貌，同時略析前述有關時空意識、思維方式、宿命性感傷等各項相



關意義。

## 二、原型之樹立——宋玉〈九辯〉

《詩》三百篇中無悲秋之作品，悲秋之例實始見於《楚辭》。①屈原《離騷》有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九歌·湘夫人》則云：「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二者皆有悲秋之意，然爲例不多，殆屬一時情興。宋玉《九辯》則不然。其發端即云「悲哉秋之爲氣也」，直揭「悲秋」，且通篇俱以此種情懷貫串；而就後世悲秋作品驗之，大抵亦在宋玉籠罩之下，故悲秋之原型，非宋玉《九辯》莫屬。《九辯》有云：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沈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青。懽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懷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壈兮貧士失職志而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鴈靡靡而南遊兮，鷓鴣啁啾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蹇蹇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其下又云：

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前櫛慘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瘵傷。……歲忽忽而道盡兮，恐余壽之弗將。

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歲忽忽而道盡兮，老冉冉而愈弛。

根據這些文字，顯然宋玉感秋而悲的心緒，來於其時間意識與空間意識融合之作用。草木搖落而變衰的秋景，見證了宇宙生命由盛而衰的必然軌跡，宋玉乃因這樣衰颯的秋景意識到肉體生命的漸趨銷亡——這是空間意識的作用；而秋之來臨亦暗示了一歲之將盡，宋玉亦因秋所揭示的時間流逝，體認到自我生命的漸近結束——這是時間意識的作用。總而言之，無論是空間所呈現的衰颯景象或歲暮所代表的時間意義，它們都一致的促使宋玉驚覺到自我生命的衰逝與一去不返。

不過如果我們因此認定宋玉所悲的終極點是一種單純對生命消失的恐懼，則恐怕所見猶淺。蓋前揭文中有句：「時躋躋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以及「九辯」內不斷重複的相似旨意：「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倥傯。」「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因不遇所造成的「事無成或許才是宋玉所耿耿於懷的吧？換言之，對生命消失的悲感其實是懼怕自己因來日無多，致得遇知音、得展長才的機會愈來愈少。它不是那種純粹對死亡恐懼的心理，乃是一種對自我生命價值落空的悲憾。在這裡，宋玉接續了屈原「離騷」的精神，「九辯」「悲秋」的中心主題其實是「悲士不遇」。然而即便如此，「九辯」還是樹立了由時、空意識所主導的悲肉體衰亡、生命流逝的「悲秋」典型。

宋玉的這種時空意識乃視人類生命具有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它跟宇宙自然時空的往復性絕然不同。春秋代序，草木更榮，人類的生命卻是一去不回的。其次，宋玉睹物以興情，把自

然（秋）與人文（死）匯通，這種天人共感的思維方式又分明見證了其為「興」式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其實是中國古代普遍常見的思維方式，②它並不一定形成文學的感傷氣質，③但一旦加上了不可逆的「時空意識」，就確定了感秋文學的悲傷氣質。

〈九辯〉中所流露的「悲」感，除上述之外，尚有羈旅飄泊、孤寂無友之傷。不過我們細審〈九辯〉，可以發現這二種悲感仍屬其「不遇」之投射：蓋因不遇而致長年羈旅，亦因不遇所以無友孤寂。換言之，後世悲秋也許僅因單純羈旅或孤寂的感傷，宋玉的〈九辯〉則畢竟回歸於其無成不遇之憾恨。

總結而言，宋玉的〈九辯〉樹立了睹秋景之衰、感日月之逝而覺形體衰敗、年邁將盡的悲秋模式。其比較特殊的是，由於接續屈子「不遇」的悲慨，故其悲秋的「時空意識」不是第一層面的恐懼死亡，乃是更深一層的恐懼不遇、恐懼無所用——這多少反映了他生命的「積極」意識，同時也扶發了傳統士人幾乎一致的命運——不遇與無所用竟成傳統士人心中永不能解的哀傷。

### 三、內涵之擴展

宋玉以後，感秋而悲不遇的作品亦所在多有，如晉·左思〈雜詩〉：

秋風何冽冽，白露爲朝霜。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黃。……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恆居，歲暮常慨慷。

即是好例；惟因個人特殊才性，故多一層剛健之氣。晉·劉琨〈重贈盧諶〉大略同之：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  
華蓋，駭駟摧雙轡。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

此外如陳·江總〈秋日登廣州城南樓〉：「塞外離群客，顏鬢早如蓬。徒懷建鄴水，復想洛陽宮。不及孤飛雁，獨在上林中。」隋·袁朗〈秋夜獨坐〉：「枯蓬惟逐吹，墜葉不歸林。如何悲此曲，坐作白頭吟。」唐·杜甫〈詠懷古跡五首〉之二：「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唐·許渾〈洛中秋日〉：「故國無歸處，官閒憶遠遊。吳僧秣陵寺，楚客洞庭舟。久病先知雨，長貧早覺秋。壯心能幾許？伊水更東流。」以及宋·陸游〈南軒〉：「今年秋早涼，七月已蕭然。……推枕起太息，四序忽已遷。功名墮渺茫，衰疾方連綿。」等等，都寓有不遇的悲秋情懷。

然而悲秋的内涵隨著文學的自然發展，以及各個心靈感知的不同，遂漸漸擴大。惟其漸漸形成豐富的多面性乃能成爲傳統文學中的一種重要類型，擔負起呈現各式各樣感傷的功能。但在討論悲秋內涵的各種擴大面貌以前，對那些延續宋玉所開啓的基本悲秋模式（即「睹秋景之衰、感日月之逝而覺形體衰敗、年壽將盡」）的作品理應略予交代。相傳爲漢武帝所作的〈秋風辭〉是其中最早的一篇：「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物質享受無限豐美，權勢高貴集於一身的帝王也還是不能挽留住時間、

挽留住盛年、挽留住歡樂。終將衰老的不安感不斷迫近，無法逃避，終於在目睹秋風吹散白雲，草木黃落雁歸的秋景中，宣洩出對年華老去，生命消逝的恐慌。其後，晉·夏侯湛〈秋夕哀賦〉有云：「秋夕兮遙長，哀心兮永傷。……玉機兮環轉，四運兮驟遷。銜恤兮迄今，忽將兮涉年。日往兮哀深，歲暮兮思繁。」晉·湛方生〈秋夜賦〉亦云：「悲九秋之爲節，物凋悴而無榮。嶺頽鮮而殞綠，木傾柯而落英。履代謝以惆悵，睹搖落而興情。……凡有生而必凋，情何感而不傷。」都是相同情調。

入唐以後，王維〈秋夜獨坐〉：「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韓愈〈秋懷詩〉：「窗前兩好樹，衆葉光薿薿。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義和驅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途，趨死惟一軌。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白居易〈秋懷〉：「……涼風從西至，草木日夜衰。……感物私自念，我心亦如之。安得長少壯？盛衰迫天時。人生如石火，爲樂長苦遲。」也還是悲老傷逝的情懷。即使曠達如蘇軾，其〈秋懷〉詩云：「……及茲遂淒凜，又作徂年悲。……物化逝不留，我興爲嗟咨。便當勤秉燭，爲樂戒暮遲。」依然顯示了年逝一年，肉身老去的悲傷。至於提倡及時行樂，不過是更突顯他們對生之眷戀以及對死之恐懼罷了。④

很顯然的，宋玉所樹立的悲秋典型，無論基本模式的「傷老」或更深一層的「無成不遇」，在後世都代有繼者，構成中國文學傳統中最主要的「悲秋」風格。

現在我們來看看「悲秋」內涵的擴展。

首先是羈旅飄泊的感傷。魏·曹丕〈雜詩〉：「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隋·陳子良〈入蜀秋夜宿江渚〉：「山陰黑斷磧，月影素寒流。故鄉千里外，何以慰羈愁？」唐·劉方平〈秋夜泛舟〉：「歲華空復晚，鄉思不堪愁。西北浮雲外，伊川何處流？」宋·朱弁〈秋夜〉：「爲月憐此夜，誰共千里光？空令還家夢，欲趁征鴻翔。」都描繪思鄉的情緒。這種情緒感秋而發，基本上偏屬「時間意識」之作用，蓋緣於對歲月流逝的焦慮——無論是水也好（「俯視清水波」、「伊川何處流」）；是月也好（「仰看明月光」、「爲月憐此夜」）（「月影素寒流」則兼水、月），都無情地不斷提示詩人對「時間」的警醒與自覺——來日苦短、去日苦多，怎可任由羈旅飄泊的不安成爲生命唯一的面貌？但傳統仕宦中的士，命運原不操在自己手裡，羈旅飄泊式的悲秋，也無非見證他們深深的無奈罷了。

而當我們體認到傳統仕宦中的士，其羈旅飄泊的境遇往往來於外在力量（統治者）的摧迫時，我們便敢於斷定，這種羈旅飄泊的感傷必有若干成分含藏著無成的苦悶，甚或根本來之於這無成的悲哀——如宋玉之〈九辯〉。宋·柳永〈八聲甘州〉：「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數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的羈旅之情仍得溯自其志意落空、事業無成的悲感。⑤而晚唐·劉威〈旅中早秋〉「莫問生程事，飄然沙上蓬。」以及元·周權〈秋日〉：「客行迢遞歸心遠，

煙火蒼茫起暮程。」明·高啓〈秋日江居寫懷〉：「終臥此鄉應不憾，只憂飄泊尙難安。」等，內中也似乎都有相同的情調。

其次則孤棲懷人之悲慨。唐·王維〈奉寄韋太守陟〉：「寒塘映衰草，高館落疏桐。……故人不可見，寂寞平陵東。」唐·王昌齡〈秋山寄陳讜言〉「巖間寒事早，衆山木已黃。……思君若不及，鴻雁今南翔。」明·劉基〈秋日即事〉：「秋風秋雨冷翛翛，階下金錢爛漫愁。鴻雁不來巢燕去，草蟲辛苦獨知秋。」何景明〈秋興〉：「高樓一上思堪哀，水盡山空雁獨迴。……故人尺素年年隔，薄暮清砧處處催。」大抵皆藉興式之思維方式，將外界景物之蕭索與自身境況之寂寥互涉結合，形成其悲秋之情懷——此殆偏屬「空間意識」之作用。此外，孤棲懷人之悲慨亦有若干情況可能隱喻「不遇」之傷，唐·耿漳〈秋日〉有云：「返照入閭巷，憂來誰其語？古道無人行，秋風動禾黍。」而〈秋夜〉又云：「高秋夜分後，遠客雁來時。寂寞重門掩，無人問所思。」劉基〈秋日即事〉：「槿花數樹夕陽時，收拾秋光在短籬。自紫自紅還自碧，只應獨有暮蟬知。」殆皆可爲例證。

其三則空閨獨守的哀怨。曹丕〈燕歌行〉首揭其端：「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其後如齊·謝朓〈秋夜〉：「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佇立。……誰能長分君？秋盡冬復及。」梁·費昶〈秋夜涼風起〉：「零露一朝溥，中夜雨垂泣。……紅顏本暫時，君還詎相及！」等，皆爲好例。而李白〈玉階怨〉：「玉階

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則無疑爲其中最含藏清雅之作。這所有作品中感秋而怨之情懷乃時間、空間意識之交互作用。其聯想的過程同於前文對〈九辯〉之解析，只不過人物由士變爲女子而已。秋景之衰、秋時之暮均讓獨居幽閨的女子強烈感受容顏易老、青春易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缺乏愛情的空白生命是她們最大的憂恐。

事實上，這種憂恐反映了她們對生命彩繪充實的期待——就生命的意義而言，在本質上與士之傷不遇而求知音並無差異。因此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中，許多閨怨之作其實是詩人假託女子以示自身不遇的告訴。同理，閨怨式的悲秋作品亦或有近似之情調。劉宋·鮑照〈秋夕〉：「臨宵嗟獨對，撫賞怨情違。躊躇空明月，惆悵徒深帷。」王昌齡〈西宮秋怨〉：「芙蓉不及美人妝，水殿風來珠翠香。誰分含啼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殆可爲例。

悲秋內涵之擴展實以上述三種爲主。三者或因時間意識，或因空間意識，或因時空意識交融之作用而產生；其思維方式則仍爲興式之思維方式。我們從三者皆有不遇與無成之隱喻存在，當可深切體認宋玉〈九辯〉所立之典型對後世悲秋文學深遠之影響，同時亦可感知悲秋之源畢竟在士人現實生命中的挫折感。

三種主類型之外，悲秋內涵之擴展亦尚有可說者，杜甫〈秋興八首〉之一云：「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在空間意識的作用之下，以劇變的秋景寓劇亂的時局，沉



鬱高古，超越「個人」格局，深化了「悲秋」的格調。⑥而劉禹錫〈西塞山懷古〉：「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西邊蘆荻秋。」則透過時、空意識之作用，深悲人類之渺小。與前此不同的是，思維方式雖仍屬興式思維方式，但並非人事與自然相應的聯想，而乃人事與自然相逆的聯想⑦——宇宙的時間無窮、宇宙的空間不變，但人類的時間有限，人事的空間不斷變易遷化。劉禹錫從懷古的歷史意識中體認到人的渺小，亦已超越前述個人式的感傷，進入哲學意境。⑧

#### 四、悲之轉化

睹自然之衰、逝而感人生之衰、逝，乃秋之所以興悲之癥結，但如果體悟生命既短暫而渺小，故尤應及時掌握，則「悲」秋之情便已獲得轉化之契機。漢樂府〈長歌行〉是爲最早之佳例：「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詩人並非沒有人身易老、年命易衰的感傷，但反而更激發及時努力的積極意識，確爲「悲秋」之擺落「悲」跨出第一步。其後劉禹錫〈秋聲賦〉乃云：「異宋玉之悲傷，覺潘郎之么麼。嗟乎！驥伏櫪而已老，鷹在韝而有情。聆朔風而心動，盼天籟而神驚。力將殄兮足受絀，猶奮迅於秋聲。」更因秋聲之紛沓激起與命運、與時間抗爭的意志，化悲爲憤，而金·元好問〈秋望賦〉大抵近似情調：「天人不可以偏廢，日月不可以坐失。然則時之所感也，非無候蟲之悲。至於整六翮面睨層霄，亦庶